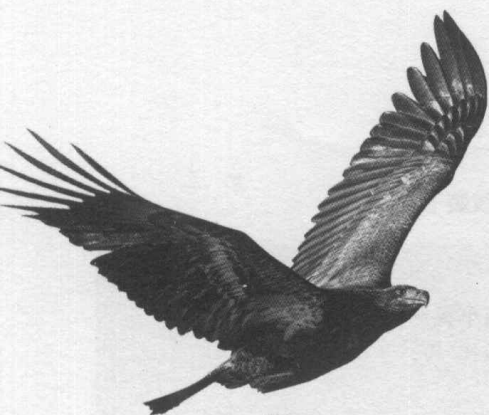


高国镜 著

鹰
击
峡
谷

线装书局

高国镜 著



鹰 寂 峡 谷

綫裝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鹰击峡谷 / 高国镜著. — 北京 : 线装书局,
2015.8
ISBN 978-7-5120-1888-4

I. ①鹰… II. ①高…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
国—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80090号

鹰击峡谷

作 者: 高国镜

责任编辑: 曹胜利

装帧设计: 董子涵

出版发行: 线装书局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鼓楼西大街41号(100009)

电 话: 010-64045283(发行部) 64045583(总编室)

网 址: www.xzhb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制: 廊坊市双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mm×1194mm 1/32

印 张: 7.5

字 数: 163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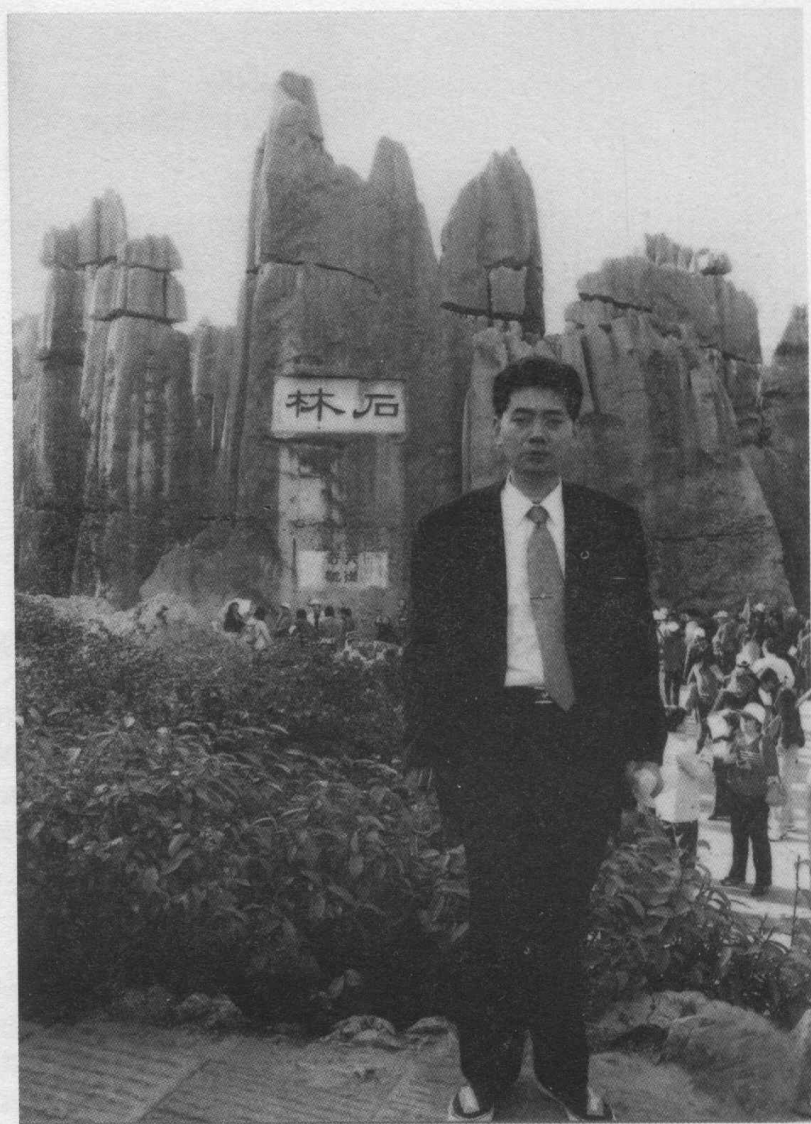
版 次: 2015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数: 0001—2000册

定 价: 32.00元



作者高国镜于京西



作者高国镜于云南

王懷子
 詩集
 出版
 發行
 黎晶
 書畫
 黎晶
 書畫

黎晶系北京市文联原驻会副主席，
 首都文化艺术公益基金会会长，著名作家、诗人、书画家

鷹出峽谷頌英雄
心寫歷史為明鏡

賀國鏡先生新作

乙未之夏

蘭寧遠



兰宁远系知名作家、书法家，《神剑》杂志副主编

插图设计、人物、志书、书画、社会公益基金、公益文化项目



鷹擊峡谷

龍踞太平

己未年暑日

賈文龍書



賈文龍系著名書法家，順義書法家協會主席

譜寫紅色文學
傳承抗戰精神

乙未夏趙善陶題



趙善陶系書法家，原北京國際鮮花港主任

目录

仙女洞	1
鹰击峡谷	47
一个逃兵的鬼话	94
那村那狗那人	115
马图腾	138
那山洞，那野菊	152
高闯要当红军	214
后记、铭记和不可忘记	228



仙女洞

即便后来路天成了省部级高官，他一生中最难忘的还是那个山洞，那两个姑娘。当初他身为八路军，一次在太行山里打游击战，中弹负伤，不幸掉队，且患了伤寒病。他昏迷在白桦林里，被一个羊倌背进山洞，羊倌的两个闺女精心伺候他，从心里佩服他。鬼子来搜山，姑娘将八路军转移出仙女洞。在两个姑娘与鬼子展开决战之后，在鬼子被雷公爷天打五雷轰后，在姐俩被八路军营救后，她们却带着不尽的仇恨与耻辱，跳下了山崖……

——题记

1

太行山上缺什么也不缺山洞，山里人叫山洞为石堂。那个羊倌的家就是半山腰中的一个石堂。鬼子把他们的房子烧了，山民只能住进了石堂；就连他那群羊也被关在山上的一个石堂里，怕鬼子赶了去。

70多年前夏日的那一天，羊肠一般曲里拐弯的小路旁，正开着星星点点的小红花。这花细碎的针叶，花蕾酷似蘸着红墨水的大楷毛笔，或像婴儿的小鸡子；花一开，那六角花瓣儿卷曲着，并拢着，像小巧玲珑的红灯笼。至于花的根，则像一头大蒜。有地方的人管这花叫野百合，而鹰窝村的人都叫它山丹花。那天那个羊倌就是沿着那条



山丹花点亮的山路，把昏迷在白桦林里的那个八路军背回了家——那个石堂。

那个石堂就坐落在太行山余脉，京西的大山深处鹰窝村对面的半山腰里。那石堂坐北朝南，太阳出来照一天。石堂不小，有两间房大；石堂也不矮，人出入，碰不着脑袋。石堂中打了一个隔断，打了两盘炕，盘了一个锅台，还安了简易门窗，很像陕北的窑洞。此时，石堂周围正开着一枝枝比火苗还红的山丹花。

那一刻，羊倌背上的八路军还昏迷着，但他隐约听见了石堂内有两个女孩子说话。

姐，你看，咱爹背回一个人来。

人？啥人哪？

话音未落，一个穿蓝白碎花褂子的姑娘从石堂内走了出来。这姑娘俩大眼出奇的大，却光着一双白脚丫，甩着两条羊角辫。这个姑娘叫二花。紧随其后走出又一个稍大的姑娘，这姑娘的长相与二花差别挺大，一根粗壮的独辫，一张圆乎乎的脸，亭亭玉立如白桦。她的名字叫大花。

此时那大花冲二花的背影说，你又不穿鞋，不怕人笑话。

二花扭回头说，有谁笑话呀，一个脚又不是屁股。

姐妹俩正说着话，羊倌已经背着八路军走到石堂门口了。

姐俩同时惊讶地问一句，爹，八路军？你背回来一个八路军？

羊倌示意，小点声，保密。

羊倌顾不得答应他的两个闺女，也顾不上抹一把汗。他只猫着腰，回望一眼背上的人，又回望一眼身后有无他



人的目光，便把八路军背进那扇桦木栅栏门里。还亲热地说一声，同志，到家了。他把八路军轻轻放到一进石堂的土炕上，摸了八路军的脑门两把，直说烫手，烧得不轻。八路军微微地喘了几口气，睁了一下眼睛，就又迷糊了。八路军只感觉两个女孩前后脚跟了进来，叽叽喳喳的，却又显得挺文静和懂事。

此时羊信喘着气对俩闺女说，去，你俩先给这位同志熬碗小米粥喝。

哎。大花扭转身，就找米去了。

二花却瞪着大眼说，爹，你不说他烧得够呛吗，还是先给他熬碗柴胡汤喝吧。退烧。

还是二花丫头灵。羊信笑了说，那就先熬退烧汤。嘿，我这偏方——灵。

很快，一碗热腾腾又苦生生的黄中泛黑的药汤便端到八路军面前来了。羊信用一把小铜勺往八路军的嘴里灌药汤。还直说，同志，喝一口。

一双姑娘的大眼在盯着八路军。羊信很快把她打发走了，去，看啥？

大花说，我看他像不像我哥？

二花冲着大花说，我看他像不像咱哥？

羊信说，八路军都像你哥，像我儿子。快，熬粥去吧。

随后大花像小鸟一般四处觅食。可她翻遍了几个坛坛罐罐，却没找出一粒米来。倒是急得她流出了几十颗晶莹的泪珠子，可泪珠子又熬不成粥。

二花轻盈地走到她跟前，见她满脸泪痕的。说，姐，你哭得哪家子呀，你也不怕人笑话了。

我……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甩啥词啊？二花大眼珠子一转，说，你又不算媳妇，还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姐，你是愁没米给客人熬粥吧？

大花哼了一声，说，青黄不接的，鬼子又把房子烧了，哪有米呀？。

我有。说着，那位叫二花的姑娘拉开了一块案板，从大石堂内的一个小石堂内挪出了一个肚小口大的坛子。那一刻，那个迷迷糊糊的八路军看到了一个姑娘的背影，那背影对着他，他恍惚发现那姑娘穿着一条蓝布裤子，却用一块红补丁补了一个红屁股蛋儿。那一块红布比太阳都刺眼。那个丰满的少女的屁股居然补着这么一块丑陋的、不协调的补丁，让八路军的心里咯噔一下又咯噔一下，好像又咯噔了一下。这么漂亮的俩姑娘，住石堂；无米下锅，穿补丁裤子……一时间，他的心里不大是个滋味。

二花拉出坛子，捧出了一捧金黄的小米——那米粒在两个姑娘的眼里，比金子还珍贵呀。

大花望着小米，惊喜得又要哭了。小米？小米？哪来的小米？

二花神秘地说，鸽子叼回来的小米。

瞎说，鸽子赶明给你叼回个女婿。

给你叼回个女婿。

别贫嘴，快去熬粥吧。那人饿坏了。

俩姑娘不说话了，那只鸽子却蹲在石堂外面的石头上，咕咕咕咕地叫着。

2

一碗柴胡汤全进了八路军的肚子。八路军清醒了许多。清醒过来后，他先问了一句，枪，我的枪呢？

你的枪在这儿。羊倌拿起一杆普通的盒子枪，晃了



晃，又藏到炕席下面了。他说，同志你放心，我儿子也是当八路军的。到了我家，就等于到你家一样。

你儿子也是八路军？路天一时间兴奋地说，那我们就是战友了。同志，给你添麻烦了，感谢你救了我。

哪的话呀，一家人。咱们是一家人哪，八路军是为我们打鬼子的。

同志，真是多亏你救了我呀，要不，我就死在白桦林里了。老乡，你叫啥名啊？

我的名字好记，羊倌说，四块大石头摆在一起，我叫个石磊。你呢？

这名字好啊，连万里长城都是石头垒的，这名字有劲、结实。八路军说，说来呀，老石，我的名字是我当了八路军以后，我们排长给我起的。

给你起了个啥名啊？

路天，大路朝天的路天。

哎呀，你们排长可有肚词，你是八路军，八路军就是我们老百姓的天哪。石磊兴奋地说，这名字有意思，真有意思。

大花说，这名字还好听。

二花也说，名字是好，可猛一听啊，又有房子露着天，挨雨淋的意思。

路天那一刻居然笑出了声，幽默地说，是露着天，我差点死在白桦林里呀；这不是你爹把我背进你家石堂里，就不露天了嘛。

一家人都笑了，笑得那个石堂似乎都前仰后合的了。

笑过之后石磊说，路天，我还是先叫你同志吧，别看我是个羊倌，可也学会了叫同志。同志，你得的是伤寒病啊，腿上还又受了伤，有枪眼。一时半会儿好不了，你就



在我家好好养伤吧。我有红伤药，回头给你抹点。还有一种药，就是山丹花疙瘩，把山丹花疙瘩砸了，抹到伤口上，也管事儿。一会儿我就给你上药。石磊对他的俩闺女说，以后啊，咱们都叫他同志。

俩姑娘嘻嘻笑着叫了一声，同志……

那一刻那同志俩字让路天的心热乎乎的了。他感觉真是回家了。当金黄的小米粥在小锅里翻滚的时候，当火苗映红熬粥的一对姐妹的脸蛋的时候，路天知道他有救了。大花把一碗热腾腾香喷喷的小米粥端到路天面前，说，吃吧，同志，吃完我再给你盛去。

路天不是不想接碗，也不是不想吃粥，可他此时没有力气去接那粥碗，他甚至连坐都坐不起来，翻个身都费劲。但在那一家好心人面前，他尽力挣扎着。

石磊把碗接了过来。说，还是我喂同志吧。他又问，菜呢？

闺女们说，爹，没菜了。

石磊说，没豆角干山药干南瓜干葫芦干吗？有点咸菜干也好啊。

闺女们说，爹，眼下啥菜也没了。

石磊眼前一亮，问，石堂外开着啥花？

闺女们说，山丹花呗。

那不就是菜吗！去，炒一盘来。快。

不到两袋烟的工夫，俩姑娘便采回了两半篮子山丹花。用水一洗，就炒上了。翻了几翻，就鲜灵灵地装入盘中——那是路天一生中吃得最香的一道菜呀，那一顿他吃了得有几百朵山丹花吧。听说吃了那山丹花撒尿都是红的。在高烧的折磨下，他几乎又两天两夜不省人事了。那两天石磊给他接了十八泡尿……



但，他总算是苏醒了。烧也渐渐地退了。他是在柴胡汤的作用下退烧的。他是喝着小米粥，吃着炒山丹花，明白过来的。他不知道那几天他吃了多少山丹花。听说那俩姑娘为采山丹花，身上划出了多处血道子。她们还挖来山丹花疙瘩，给路天烧了吃。那山丹花的根茎是可以吃的，亦可入药。俩姑娘为挖山丹花疙瘩，把指甲都挖秃了。姐俩把山丹花疙瘩用蒜白子捣成汁，抹在他的伤口上，还真起作用。但她们却没采一枝石堂外的山丹花，她们说，那花长在咱家门口，留着那花，给路天同志看热闹吧。

3

路天总算是神志清醒了。石磊见他清醒了，便有一搭无一搭地问他话；那俩姑娘好奇地望着路天，却不知想从他口中得到什么答案。

那天路天不禁说起了他的身世。原来，五年前他还是给鬼子放马的一个小马倌。几年前日本鬼子在他们家岩火城安了据点。他们还把他爹抓去修岗楼，修公路。打眼放炮时，他爹让石头给砸死了，临死时身上还有监工在他爹身上留下的十几道鞭痕。他爷爷也让鬼子抓去，挑水。爷爷挑一回水，鬼子逼着爷爷喝两半葫芦瓢凉水，再倒进鬼子的水缸里——他们怕爷爷给他们下毒。有一回爷爷急了，把半瓢水泼到了川野的脸上——于是他们就吊着打爷爷。

路天再也忍受不了鬼子的宰割了。那天晚上，他把鬼子的一匹大洋马偷偷牵出来，就骑着马找八路军去了。

听到这里，石磊高兴地说，路同志，你骑着大洋马找八路去了？

俩姑娘几乎同时问，你找到八路军了？